

## 書家的筆觸

### 林懷民舞作「行草」在德國威瑪國家劇院上演

安德·魏瑟曼 Arnd Wesemann

在彼得·格林納威（Peter Greenaway）著名電影「枕邊書」（The Pillow Book）裡頭，年輕的日本女主角指導她的戀人，在身上寫毛筆字。酣暢的筆墨在背上輕輕流淌。書寫的內容，幾乎全是女子的綺思幻想。她把他們的身體當成了畫滿文字的肉蒲團。這部以毛筆為主要道具而令人難忘的激情異色電影，一掃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純真幻想，當時很多人認為肉體對於會思考的心靈，只會帶來干擾和苦惱。不過這位電影才子，大畫家彼得·格林納威當時卻說：「如果沒有這副皮囊，我們根本什麼也不是。」這句話當時聽起來的確是很夠力。不過那會兒我們還沒聽到其他「利用身體作畫的特異人士」會說些什麼。這些人就是編舞家。

編舞家日復一日在排練場中追尋舞者的身體，輕描淡寫地主張這些身體就像是素描，是畫出來的，舞評家給他們的評論也同樣輕蔑：「又遇到書法強過編舞的作品。」同時，編舞家也注意到阿拉伯、敘利亞、中國、希伯來、印度、日本、韓國及波斯等地的書寫傳統，那些如圖畫一般的文字。模斯·康寧漢（Merce Cunningham）和圖爾·范·謝克（Toer van Schayk）以文字圖案作為舞台布景；益利·季里安（Jiri Kylian）以格林納威的方式，直接在舞者身畫上文字。威廉·弗賽（William Forsythe）也曾要求舞者揮舞長鞭，在空中書寫。

即使林懷民，這位來自台灣，亞洲現代舞蹈的偉大大師也曾在他的舊作「九歌」的開場與終結，把屈原的詩文直接以書法樣式搬上舞台。最近他在威瑪舉行歐洲首演的新作「行草」中，更在劇場中將書法和身體緊密地融合，每個動作都帶有書法的韻味。多麼了不起的作為：不用舞蹈模仿毛筆的流轉，不用身體重描早已乾涸的墨跡，不按筆劃流動，他在書寫符號的本體與舞者的肉體之間，創造了一種情色的聯結。

### 光的毛筆

空空的舞台上綻現框形的白幕，展示出十幅幻燈投射，充滿細節的書法作品：紅色的鈐印、收勢時纖細的筆觸，舞姿翩翩的弧形筆法。十九位舞者則以望似即興的舞姿作為回應。所有的動作源於太極與武術。隨著動作的起落，舞者的呼吸聲入耳，將人帶入一種舞蹈式的冥想境界，

卻又被「飛腳」時掌擊腳跟的脆響聲打斷，隨後又被曲扭如蛇的手臂動作安撫下來，而那些手臂啊，彷彿不在半空中，而是在永恆的時空揮毫。即興似的動作散發出無聲的力道，在張贊桃典雅的燈光下，舞者魔幻似地呈現令人難以置信的技術功力，營造出一個視覺陷阱，緊緊抓住觀眾的注意力，使人一秒鐘也捨不得把頭轉開。纖薄透明的布幔從舞台撩開，地板浮現了劇場裡極少見到，輕如呼氣的方形微光，那微光又在不知不覺中擴展成條狀光區。毫無疑問，張贊桃是當今劇場最優秀的燈光設計家。

他把一篇數百字的書法作品投射在暗闌空間裡，七位裸著上身的男舞者謹慎地在反白文字之間起舞，直到投射在他們背上的文字靈動，閃爍。那像壁畫一樣映照在舞者背上的文字，彷彿有獨立的生命，翩翩起舞。於是，充滿動感的文字開始和幾乎不動的舞蹈產生了撞擊的火花。把舞蹈玩到不動亦動，林懷民猶覺不足，在故鄉台北，他又進一步將二〇〇一年的「行草」簡約為「行草 貳」，其中武術動作更少，也取消了學院派中國舞常見的水袖舞。水袖舞是把袖子做成長長的，像韻律體操的絲帶，可以上拋甩動，擬仿書法的筆畫線條。他同時也捨棄了小提琴和鐘聲的樂曲，讓舞作氛圍更為嚴謹簡潔。他改用約翰·凱吉（John Cage）的音樂，這位仰慕書道的西方人士曾經做過一個所謂的「Enso」的書法作品（以毛筆畫一個圓圈，日本禪畫的一種），這幅屬於 Fluxus 派的作品曾在當代藝術展「文件展 8」（Documenta 8）中展出。林懷民不斷深入探索繪畫與身體之間的關係。這次他只向我們展示這項歷程的片段。他以簡樸有力的風格銜接了圖像與身體，同時，劃出了舞蹈動作與「表面文章」的書法舞蹈的分界點。他這項作為最近引發了德國舞蹈學界的熱烈討論。主題是：如何閱讀舞蹈。他們說，用大腦。好像腦袋不屬於身體。但是對繼承中國傳統的林懷民而言，答案是很清楚的：如果沒有身體，也就沒有舞蹈。不管怎麼說，那些文字是書法家的事。